

“石泉邑丞”封泥

□孙涛

1928年，周明泰所辑的《续封泥考略》收录有大量的齐国封泥，对此前吴式芬、陈介祺合撰的《封泥考略》一书进行了有力补充。齐国封泥因多出土于临淄齐国故城附近，世人又称其为“临淄封泥”，封泥上多为秦汉时期山东各地的各级官印。周明泰书中所录的临淄封泥，多源于其族兄、金石学家周进，而周进所藏封泥四百余品，又多源于清末黄县（今烟台龙口）首富丁树桢。丁树桢曾于齐地大肆收购封泥，所藏临淄封泥种类极为丰富。

周氏书中收录有一枚珍贵的“石泉邑丞”封泥，是源于汉代潍水石泉城的珍贵文物。邑为县的别称，邑丞即县丞，是县令的佐官，负责协助县令管理一县的政务、文书和司法等事务。此枚“石泉邑丞”封泥，即为当时的石泉县丞在密封简牍时所盖下的官印。

石泉城位于潍河的东岸（今高密市注沟社区李家埠村），建置上限不详，西汉设为县，成为高密国下辖的五县之一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“高密国，故齐，文帝十六年别为胶西国，宣帝本始元年更为高密国……县五：高密，莽曰章牟；昌安，石泉，莽曰养信；夷安，莽曰原亭；成乡，莽曰顺成。”此城南望巴山，西临潍河，城内和城西的潍河河段上均产石，疑似巴山余脉绵延至此；又多泉眼，石泉之名应源于此。楚汉相争潍水之战时，韩信设计囊沙破龙且，曾在石泉城西的潍河段上筑坝，囊沙断水。韩信选择潍水此段筑坝，一方面考虑的是战场的位置，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因为此段的河底怪石耸立，筑坝时地基牢固，让筑坝变得更为简易。与石泉城隔潍河相对的古县村，清代曾出土汉三年（公元前204年）铭文弩机，证实了汉军曾驻兵在此。而韩信坝旧址，则成为了后世追捧的怀古吟咏之地，无数的文人雅士曾来此凭吊韩信的丰功伟业，“韩王坝月”成为了古诸城八景之一。

高密国在王莽篡汉后国除，石泉县改名为养信。东汉时，恢复旧称，行政单位降级为亭。北魏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引东汉应劭《地理风俗记》云：“平昌东南（实为东北）四十里有石泉亭，故县也。”亭是秦汉时的行政单位，亭下设里，亭上则为乡，乡上为县。此时的石泉亭，已经并入当时的高密县之中，成为了县下面设置的一个基层单位。石泉城在历史上的消亡时间不详，北魏酈道元作《水经注》，称“潍水又北迳石泉故城西”，此时的石泉已经成为故城，疑似石泉在此已不复存在。

周进、周明泰所藏封泥，后归族甥孙鼎。孙鼎是著名金石学家，也是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叔弢的外甥，1949年前为上海的著名工程师，曾当选为第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他受其舅氏的影响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搜集文物，藏品以青铜器、封泥、钱币最为丰富。1949年后，他作为上海著名的工程师，成为国家重点人才，工资为党中央特批，每月工资有900元。所以，孙鼎成为上海少数在1949年以后还能继续购买文物的藏家之一，藏品也愈加丰富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孙鼎去世后，他的遗孀将其所藏捐赠给上海博物馆，这枚珍贵的“石泉邑丞”封泥亦在其中。

游山偶得

□张克奇

多年前的一个初春，曾去名唤八岐山的地方一游。生性喜欢极了爬山。由于条件所限，太远的名山大川唯有神往的份，只好在附近的山上爬上爬下。还好，临朐这地方最不缺的就是山，无论爬多少遍都不觉得乏味。且不说一步一景，仅那站在山顶上的居高临下之势，就足以让平日里时感郁闷的心胸豁然开阔，大有一览世间小的冲天豪气。

那天是周末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们便出发了。料峭的春寒里，一群初登教坛的小青年尽显蓬勃之朝气，你追我赶，把车子蹬得飞快，个把钟头就到了八岐山脚下。此山虽非旅游景点，但是因为一山分八顶而成独特气势。既非风景名胜，自然少有人来，也就无路可寻。大家正愁如何上山，东道主一声“跟我来”便自告奋勇在前面开了路。我们立马紧随其后，一手拨草，一手张开平衡着身体，逶迤而行。山虽不高，也无从说险要，但着实越向上越难攀。一截一截刀切似的仞壁，杂乱无章的荆棘，害得我们不得不盘旋而上。因此，路虽走得不少，高度却增长极慢。人群中渐有体力不支者，直嚷嚷东道主存心作贱。可要他回去，却又死活不肯。那滑稽样逗得大家哈哈而笑。一笑，陡然就增添了力量。

爬上最高的那个山顶时，太阳刚刚露出半边脸。放眼四周，是一片若隐若现的新绿。那浅浅的绿色和着清新的空气肆意荡漾开来，用上气力做几个深呼吸，顿时感觉五体通透，平日里载负的沉重一下子被卸去了，轻松极了，惬意极了。突然，一人大声喊起来：“快看啊，大家快看啊！”声音里满是兴奋，并且边扯了嗓子喊边极其夸张地跳跃着，就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。循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一个陡直的崖壁的缝隙里，一株迎春正傲然绽放，缀满了黄色小星星的枝条柔柔地随风飘拂，一下子就人的眼睛和心情点亮了。

在正对着迎春的一块略微平坦的大石头上，吃过自带的早餐，我们兴致勃发，举行了一场歌咏比赛。天当帷幕地作席，大山是听众。唱累了，大家或坐或躺在石头上，又不约而同欣赏起了那株迎春。它默默地长在这冷漠的石缝里，虽然历尽艰辛扎下了根，长出了叶，开出了花，可藏在深山谁人识呢？它的寂寞、它的孤独、它的楚楚动人、它的风情万种，有几个人遇得上并善解其意呢？尽管没有人欣赏和夸耀，它依然用尽全力绽放着生命的美丽，用娇美的容颜温暖着这个寂寞的荒野。“存在着，美丽着”，我的脑子里突然涌出了这句话，并且越品味越觉得有味道。当然，并不是只为赞美这株迎春的生存姿态，也企望所有的生命都能从它身上得到一些启示，更加好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尤其是在面对难以超脱的困境和孤寂时。

我还沉浸在由迎春引发的思索中，同游的赵小姐拿着一块早已干枯了的小树根，像是酸枣树的，对我说：“这个树根形态奇特，完全可以做成一件很好的艺术品。”接着她又伤感起来：“可是如果一直没人发现它，或者即使发现了也认识不到它的价值，它可能很快就会朽烂或被当作柴火烧掉了。如果那样，它又有何价值可言呢？”听了赵小姐的话，我心头不禁一颤：“是啊，如果不能物尽其材，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，即使生就一块宝贝胎，又能怎样呢？”好在人与花木、玉石不同，花木、玉石只能被动地等待伯乐的发现，而人，有自己的选择。选择即是挑战和创造，尽管有时会很难，但只要肯奋争，就一定能改变境遇。

从山上下来，赵小姐见我对那块小树根爱不释手，就将它赠予我留作纪念。回到城里，我请一个熟识的根艺家将其精心雕琢成一株梅花的造型，摆放在书桌上。对于我，它是两种无言的警示：该随遇而安时就随遇而安，即使身处困境也要活出生命的亮色，就像那株绽放在崖壁间的迎春；需奋力拼搏时就排除万难奋力拼搏，要通过不懈的努力体现出自己的价值，决不能做一截怀才不遇、一味听天由命的“树根”。

右封泥四字印文曰石泉邑丞
曰養信邑及丞詳前

石泉邑丞封泥

